

最流行 最智慧 最刺激 最惊艳 最好看

# 最推理

第 1 辑

ENIGMA

● 主打作家 普璞 庄秦 王稼骏 吴谁 陶子 青青细胞 望界



《最推理》终于如期和读者见面了，这使本就春光明媚的五月，充满了温暖和新鲜的味道。

筹备过程中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发生，日后会一一和大家分享，至于第一次见面，我们将首先隆重介绍一下创刊号的作者和作品阵容。

第一个要说的是庄秦先生，之所以习惯称其为“先生”，不是因为做作或是刻意奉承，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做《最推理》伊始，庄先生帮初来乍到的我介绍了不少写推理的行家里手，我有什么不明之处，他也总是很耐心热情地解答。庄先生16万字的《无法呼吸》，我几乎是一口气看完的，文字流畅、悬念迭出，相信会给更多的读者带来超强的阅读快感。

陶子姑娘是一位非常热心的写手，我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她的时候，她正没日没夜地赶一个长篇，但接了我的约稿，很快如期交稿，并一次又一次地修改，每一次修改，姑娘都用不同颜色的字体标注，不厌其烦。这篇《浮物》，青春气息浓郁，看过之后，感觉两位主人公就如久违的朋友，生活在自己周围。

认识普璞之前，就有很多朋友推荐，人品文品可见一斑，接触以后便知，这位新浪的推理状元，幽默爽朗，平易近人，当时他也在赶一个长篇，然而为了支持我做新刊，毅然决定先给我写稿子……无法不说《另一个世界》的惊艳，惊艳之余，又强烈地感叹普璞精致的文笔，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栏目“惊艳100%”，便在看过普璞的这篇文章后，呼之欲出。

除了他们，还有更多的作者来不及介绍，但遇到这些热心的、可爱的人，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幸福，所以，我无法不说感谢，无法不去感动。

也许我们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为了相互扶持，这样才能走出更精彩的人生。那么，我真心地希望，《最推理》的存在，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和温馨。

这一篇文章，可能只是我的心情点滴。但我相信，亲爱的你，一定感觉到了，《最推理》正以一个鲜活饱满的形象，一步，一步，向大家走来……

## 最推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推理 / 李文 -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80680-524-4  
I.最… II.李… III.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0415 号

责任编辑:朱媛美 姚鸿文

主 编:李 文

总 策 划:关杭军

太白文艺出版社

地址: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25 印张

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日报社武汉印务中心

定价:25.00 元 / (全 5 册)

# C 目 录 CONTENTS

## 惊艳 100%

---

003 另一个世界 / 普璞

## 佳篇连载

---

012 无法呼吸 (一) / 庄秦

125 屠炭人生 (一) / 王稼骏

## 最主流

---

037 玫瑰山庄惨案 / 青青细胞

053 三米和两米 / 吴谁

## 终极解谜

---

058 泣血刀 / 望界

## 异度空间

---

068 十二宫杀手

072 汉学泰斗高罗佩的推理情结 / 洛斯

074 侦探小说女王失踪的 11 天

156 《最推理》是怎样炼成的

## 日本经典

---

076 ZOO / 乙一

090 灯塔鬼魅 / 大阪圭吉

## 最 Show 场

---

104 浮物 / 陶子



LINGYIGE SHIJI E

# 另一个世界

文 / 普 璞



1

我挂了电话，转过身来，她还在那里，暗红色的液体正在她身下不断扩散开。看见这样的画面的我，有了一种错觉，仿佛已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我真的希望如此，但这样的机会比万分之一还要小吧。一般是无法真正进入另一个时空的，但我真的希望能这样，真的希望。

大约在二十分钟前，我亲手杀死了这个年轻女人。那时的片断现在回想起来恍如隔世，就像是另一

个我做的，不过我的计划是完美的。

这个倒在地上已经变成尸体的女人，名叫秦愫，是我的情敌，我是下午一点去她家拜访的。她假装热情的欢迎了我。她知道我和她丈夫从小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她也知道我并不喜欢她，她甚至知道我很依赖她丈夫，但她不知道的事情至少有两件：

1. 我还是非常喜欢他，这无法改变；
2. 朋友的朋友未必就是朋友，尤其是女人之间。

当我把尖刀捅进她小腹的那一刻，我看见她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



恐表情，我把脸向她贴近，仔细地观察她，甚至可以看见她脸上涂过的脂粉，也散发出死亡的味道。哼，我不想先使用安眠药，我要让她在清醒的状态下感受死亡的逼近，感受我曾经有过的痛苦，感受我的绝望和无奈，直到身子抽动着倒下去，失去人类身份的那一刻。

然后，我就松了一口气。我开始不紧不慢地脱下身上沾血的连衫裙，就站在尸体边上，直到只剩下内衣的时候，我再从随身的手提袋中取出新的换上。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她用来接待我的茶杯和拖鞋归位，消除有熟人到访的痕迹。

没什么好紧张的，更不会害怕，虽然一具尸体正在我脚边失去温度，但她再不是我的情敌了，我已经原谅了她。

拿出手机，我拨打了他的号码。他叫闽亮，我一直叫他小亮。他是帮我的人，也是我这个计划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棋子。

简单的说，我的不在场证明就靠他了。

马上，电话就通了。“搞定了，她已经死了，我们开始吧。”我用淡淡的语调说。

“竟然是你干的?!”电话那头的声音明显因激动而嘶哑，他大声嚷道：“竟然是你?!竟然是你把小亮给杀死的?!”

听到这番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思维呆滞了有两秒钟，然后用

最后的力气挂上了电话。转过身来，看着眼前的景象，我意识到：不知是谁，已把我带入了另一个世界。

## 2

我叫度祥，职业是老师，教的科目是大学物理。

时值盛夏，热气袭人。不止台下的学生一个个昏昏欲睡，就连站在讲台上的我，似乎也要被阶梯教室上方不停旋转的吊扇所催眠。

当时我正转过身在黑板上写着什么，眼角余光瞥见讲台下方有一个学生做了一个伸懒腰的动作，然后站了起来，还打了一个很响的哈欠，然后他嘴里一边嘀咕着“真困啊”一边朝外面走出去。

不知道别的有经验的同事是怎么面对这种情况的，反正对于刚成为大学老师的我而言，这一刻真是尴尬死了!

我应该大喝一声“回来!”，还是拼命做出若无其事的表情来应对呢?

我第一次希望物理公式能够再长一点，让我能一直写下去。或者，能让我进入另一个平行世界也好。平行世界在物理中是被大家讨论过很多的话题，虽然现在还没法证明，但很多人都相信它的存在，它和现有世界相对应，可以解决时间旅行中返回过去杀死祖父的悖



论。其实物理的世界比台下那些乳臭未干的学生们所理解的要美丽和复杂许多，我没法解释给他们听。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时间旅行，霍金在他的著作中明确表示存在这一可能，虽然概率非常之低。在量子物理的璀璨世界中，我甚至存在着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可以化为微观粒子穿过黑板，到达另一个世界。如果能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再面对接下来的尴尬了。

终于，我转过头来，看着台下的每一个学生，他们都是一副若无其事的神色。在一张张年轻的面具后面，正仔细地观察着我的反应，并以此为乐。

整间教室，只有一个学生例外。

“同，同学们，这，这个公式一，一般是用在……”

看见我竟紧张成了结巴，有几个调皮的女生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还有一个男生甚至拍醒了一个已经睡着的同学来让他看我的洋相。至少，我让教室里弥漫的睡意消散了。

虽然当众出糗，可是面对这种情况，我还能怎么办呢？

我只能若无其事地继续讲课，这毕竟是现实，现实要我给别人留下一个先入为主的良好印象，尤其是在这种尸体还没被人发现的关键时刻，我得尽量要自己显得懦弱一点，不能以内心示人。让警察在询

问我班上的学生时，他们能大笑的说出“他那种人怎么可能杀人嘛！”这种话。

即使诺贝尔物理奖已是此生无望，但我至少认为自己有资格得到奥斯卡最佳男演员的提名，只遗憾这一切没有人会知道，也没人知道当我讲解这枯燥公式的同时，尸体此刻正躺在讲台里，他默默地坐着，也可能还没完全变成尸体，就像薛定谔的猫一样扑朔迷离。

同物理世界一样，犯罪其实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如果将两者相互比较，至少在我眼里，它们的共同点是：追求实用，不花哨，最简单的公式是最美的。而不同点在于：一个试图挖掘真相，一个致力于掩盖。

等会儿他的尸体毫无疑问会被法医发现，因为刚死不久，可以很精确的计算出死亡时间就在我讲课的时间段。我的计划和最美妙的公式一样简单，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是站在讲台上的我下的手。今天下午我是两节课连上，在一个小时以前，我趁着放幻灯片讲讲的间隙，往他的嘴里倒入了砒霜。另外要说一句，这个讲台的造型我很喜欢，但为了精益求精，我事先把一些书垫在里面，以保持他身体坐正的姿势。既便于我往他嘴里下毒，又满足了我喜欢学生趴着睡觉的虚荣心。其实整个计划真的很简单，





我没有远程杀人，也不需要不在场证明，但我肯定会逃脱一切制裁，唯一考验我的只有“演技”二字。

当我再次转过身面对黑板书写一个个公式的时候，台下终于又有人开始打哈欠了。然后哈欠声连成了一片。我甚至差点在黑板上写下“哈欠”这两个字。如果不是考试将近，他们是不会出现在教室里的。也正因为此，等会儿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他会来这里。

他叫小亮，是我的朋友。

因为我的缘故，他才报考了这里的研究生。

每次他来听课，我都很紧张，这次也不例外。

今天，也是拜他所赐，上了我今生感觉最耗时的一堂课。

“叮铃铃——”

下课铃声终于响了。我长舒了一口气。学生们都从疲惫的表情中解脱出来，三三两两地走出教室。没有人走过来递给我一杯饮料，也没有导演向我握手说“辛苦了！”，更没有 FANS 跑过来找我签名，即使我没有 NG 演了一场电影的长度。

不过事情还没结束，当教室里空无一人的时候，我迅速锁上门，先检查了一下有没有学生把东西忘了带走，如果没有的话，学生回来找我的概率不会超过千分之一，可视为空气摩擦阻力忽略不计。窗帘在前面放映幻灯片的时候就已经拉

上了。还为了预防万一，我昨天就已经在门上方的窗户上粘上了报纸。

从讲台里把他取出来后，我先帮他活络了一下四肢，以减少不必要的尸斑现象。然后把他搬到靠后排的边上，这是最不起眼的角落。再把他摆成一个趴在桌上埋头睡觉的姿势，这是教室里最常见的风景。没有人会感到奇怪。

“同学，已经下课了，还不走么？”

他的一动不动让我迅速进入了角色，我一边做出大惊失色的表情一边把他的脸翻了过来。虽然顺序反了也没人喊“CUT”，然后再以最快的速度朝教室休息室冲去。

“又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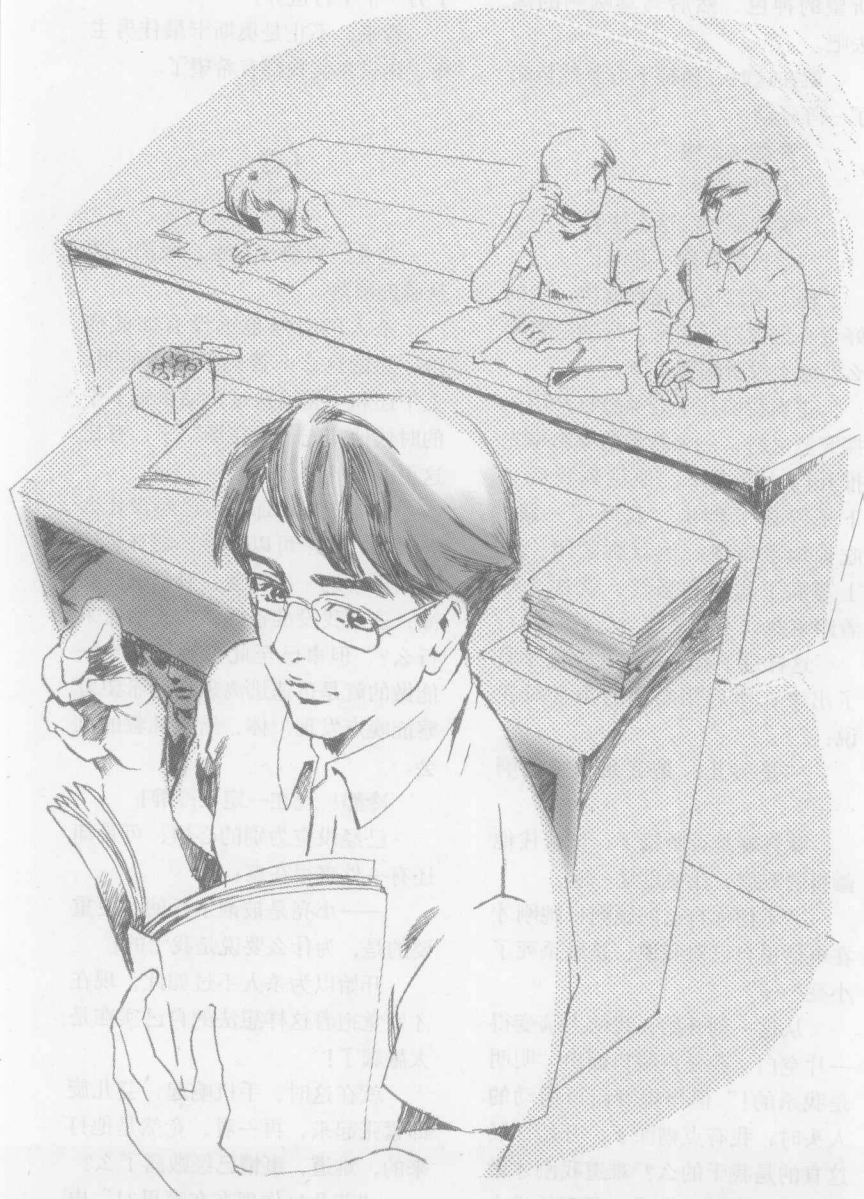
“唉……”

“考试压力太大了，快报警呗……”

看着他们的反应，我都怀疑自己不应该表现的如此吃惊，我一边张口喘着粗气一边用桌上的电话打了 110，然后是保卫科。

挂上电话还没多久，走廊上就挤了很多学生，不过教室门口被先到一步的保安给拦住了，谁也不许进去。被拦住的人都探头探脑地站着，脸上的表情是严肃和紧张，可以让人想见当年学生运动的场景。我想这时如果小亮突然坐起来，笑着对大家说“只是在拍戏”，所有人都会露出大失

惊艳100%



ENIGMA MAGAZINE 另一个世界





所望的神色，然后骂骂咧咧的离去吧。

就在这时，楼梯下方忽然传来了一阵骚动。

“警察这么快？”

“不可能吧？”

“警车平时没这么快啊？”

“学校的事情不好说！”

楼上的议论声此起彼伏。我的好奇心也被勾了起来，真的是警察么？怎么没听到警笛声？

正当我们几个老师想打开门一探究竟之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率先推开门冲了进来。他见到我后一下子停住了脚步。我吓了一跳，吃惊地瞅着他。他双唇紧闭，脸上写满了悲恸和怒气，就这么站着瞪着我，不发一言。

这样过了有好一会儿，他才哭了出来，然后用哽咽的声音对我说：

“是芸儿，是芸儿杀了他啊……”

我怀疑是否听错了，忙扶住他颤抖的双肩，让他重复一遍。

“不信你自己问她啊！她刚才在电话里自己对我说，是她杀死了小亮……”

从这一刻开始，我的大脑变得一片空白。我差点脱口而出“明明是我杀的！”但当望着门口攒动的人头时，我有点糊涂了，开始怀疑这真的是我干的么？难道我刚才做的只是一场梦？抑或，我真的进入

了另一个平行世界？

看来，不止是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诺贝尔奖我都有希望了。

3

芸儿一边快步行走，眼泪一边从脸庞滑落。

杀人的时候也远没有如此痛苦，想的这么辛苦的不在场证明，上午还和小亮确认过，结果到下午的时候他却先“不在场”了，有比这更讽刺的么？

尸体先放在那里，已经没什么办法了。如果可以的话，她真想让秦慷再给她一次机会，对她说“秦慷，这次我没准备好，你先活过来行么？”但事已至此，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迅速逃离现场，希望警察能晚点发现尸体，给以补救的机会。

冷静！现在一定要冷静！

已经没空为别的心烦，可是却还有一件事很在意：

——小亮是被谁杀死的？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说是我干的！

开始以为杀人不过如此，现在才发觉抱着这样想法的自己实在是太愚蠢了！

就在这时，手机响起，芸儿旋即紧张起来，再一看，竟然是他打来的，难道，事情已经败露了么？

“芸儿！你现在在哪里?!”电



话那头听起来很紧张。

“我，我在家里，度祥，怎么了？”

“好，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究竟是怎么了？！”

“别担心，到了再和你说！相信我，我是为你好！”

说完他就挂上了电话。其实从小时候开始，度祥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虽然在别人眼里他总是默默无闻的样子，但是她明白，在他心里有一个别样的世界。她一直认为他眼里看到的画面也会和别人不同。总之，他身上总是有种特别的东西在吸引着她，但她却一直跟不上他的脚步，也无法接近。因此她的自尊心让她无法向他完全表白心事，彼此始终保持着青梅竹马的关系，可能才酿成了今日之惨剧吧。

虽然不想承认，但芸儿知道现在的他是真心爱秦慷的。虽然他对自己一直都留有好感。以前她遇到了什么麻烦，他总是第一个出现的人。如果他不出现，她就会感到彷徨无助。没有想到在杀了他妻子以后，他也没有变。

乘出租车匆忙赶到家，刚把带血的衣服塞在洗衣机里，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门铃就响了。

一打开门，芸儿就看见度祥气喘吁吁的站在门外。不同于往日温文尔雅的他，他现在面色煞白，顾不上寒暄，度祥箭步走进来，关上门，然后拉着芸儿的手把她带

到房间里。芸儿心意已定，倒也坦然，顺势坐在了床边。

“你怎么能这样呢？”缓过气来，度祥终于开口了。

“还不是因为，因为……”话到嘴边，芸儿却怎么也说不下去。

“因为我对吧？”

“既然知道了还问？”被度祥一语道破，芸儿的声音轻了起来。

“可是，你不用这么做啊，小亮是自杀的！你知道么？”

芸儿露出了茫然的眼神，她不明白度祥在说什么。

“你别犯傻啊，芸儿，你听我讲，我知道小亮对你说过我和他吵架的事，可是小亮真的是自杀啊，你怎么能这么傻？又不是我干的，你为什么要承担下来啊？！”

“我……什么时候……说过？小亮的事……我不知道啊，你在说什么？”

此言一出，度祥的面色顿时就变了，心思电转之后，他才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别瞒我了，非岩已经说出来了。”

非岩？芸儿突然想起了，当她前面打给小亮手机的时候，是非岩接的电话。

“非岩已经说出来了。”这时度祥一边蹙着眉头一边用严肃的语气说，“你不用再瞒我了，他前面竟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你已经杀了小亮’。这下你有麻烦了，所以我才偷跑出





来找你。你知道么？你其实完全没必要这么做，小亮真的是自杀的！”

芸儿突然有点犯晕，因为她才发觉了两件事：

1. 度祥还不知道秦愫已经被杀了。

2. 小亮也不会是自杀的。

可是她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度祥。思前想后，她决定先和度祥说第二件事。

“度祥，我告诉你，小亮不会是自杀的，一定是有人害了他，因为他最近都很快乐，并且今天还和我有约会，如果他想死，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听小芸说完，度祥的脸色就变得更难看了。过了半晌他才说道：

“好吧，就是因为你这么想，所以才以为是我干的，在第一时间来帮我顶罪。首先要谢谢你的好意，但事情真的不像你想的那样，人是很复杂的，他可能有其它事瞒着你，你知道么？”

“什么事？”芸儿马上问道。

“唉，现在没时间谈这个了，你已经捅了大篓子了，就算不是你做的警察也会把你当成凶手抓起来，现在咱们必须得做另一件事才行。”

就在这时，芸儿又从度祥眼里看到了某种特别的東西，那是一种隐藏在瞳孔之后难以觉察的神秘光芒，转瞬即逝。芸儿心里不由一颤，自己就是被这种气息给吸引住

了。这么多年，他果然没有变。

“芸儿，别担心。”度祥的语气变得温柔起来，“什么都别担心，托一个朋友的忙，不在场证明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度祥，多谢你了。”听着度祥体贴的声音，红晕乍现于芸儿的脸颊，此时的她显得格外美丽。

她知道，不管是怎么回事，她已经得到她想要的了，不是么？



我眼里的世界，一直都和普通眼中所看到的不同。

所以，小亮，请不要怪我好么？

今天为了特别优待你，已经让你坐在了教室的最前面，可你啊，为什么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无精打采的呢？

虽然你就要和芸儿结婚了，但是你一直瞒着她你是一个同性恋，这件事你只告诉了作为外人的我，还有你的情人非岩。我不知道在同性恋眼中世界是否也如我这般特别，但这并不是我怪你的理由。只是你不该选择芸儿的，我还爱着她。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你不爱女人，你不爱芸儿，但你喜欢玩弄女人身体，就和玩一个充气娃娃一样。但这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如果谁和你结婚的话，她这一生就算是被毁了。所以当我为此和你吵架的



时候，你还没发觉我的杀意的话，你已经一只脚踏入了棺材。

但凭着多年的交情，我还在考虑放过你，只是你不该做那件事的。

你不该在死到临头的时候，还拖芸儿下水。你为什么不阻止她呢？

是的，我知道，要你帮她完成不在场证明，可能就是她嫁给你的条件。你没有阻止她，反而在背后推了她一把。当你和我这个物理老师讨论制造不在场证明方法的时候，又对原因三缄其口，你真的以为我还什么都不知道么？

小亮？我在问你话呢，你怎么睡着了？你不是很喜欢听我的课么？

唉，你知道，这下我没法不出手了，但是，要把这么烦乱的事情一下子解决还是得动点脑子呢。这需要一一个万全之策才行。

说实话，秦慷并不是一个坏女人，坏到足以让我堂而皇之的除之而后快。她只是一个失去我爱的可怜女子。她没有任何地方对不起我，只是不肯就此放手。我也无法找到和她离婚的理由。这样下去其实也没什么，我本来打算和她相敬如宾白头偕老的。但我没想到的是，芸儿竟然想要杀了她。可见嫉妒真是一件恐怖的事物，它不会随着时间而枯竭，只会某一天爆发，你说对么？

唉，看来你真是辜负了我的好

意，在我给你一个人讲课的时候，你居然在讲台里睡着了。

算了，同学们就要来了，让我把这堂课继续讲完吧。

小亮，这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堂课。

世上其实没有那么多巧合，巧合到两件谋杀案正好纠缠在一起，除非是背后有人操纵。但不管怎样，让芸儿得到她想要的就不行了？虽然她只是想要一个不在场证明，我肯定会替你完成，并且我会给她更多。

她从小就很依赖我，所以当她知道不在场证明意外失效的时候，一定会打电话找我。我早就替她准备好了新的不在场证明，但我不能主动联系她，必须让她先有求于我。除非事情的发展甚至出乎了我的意料，我那时才会主动打电话给她。

在接到她电话之后，我会告诉她怎么做，在我给她设计的不在场证明里面，你的自杀理由是必要条件。

她是唯一知道我有杀你动机的人，只要她照做了，我就绝对安全了。

你放心，她不会因此怪我的。就像她也没和我商量，去杀我妻子一样。

小亮，时间要到了，祝你在另一个世界快乐。





友情提示：读者千万不要在读到一半的时候  
去猜测凶手到底是谁，因为这注定是徒劳的。

# 无法呼吸 (一)

文 / 庄 秦

## 楔子

江都大学后校门外的那片江滩，还是这么幽暗与深邃。江滩靠近公路的这侧，是一片种植得密密麻麻的小树林。几年前的那个三月植树节密植的小树苗，在死亡了百分之八十后，总算存活了剩余的百分之二十，现在也长得有两米多高。可惜缺乏必要的修剪，所有的枝条都横七竖八随心所欲地伸向了各自的方向，把有限的空间占据得密不透风。就算是白天，也看不清密林里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而一到了夜晚，这片江滩是没有路灯的，随着江风掠过，小树林的树叶就凌乱地摇晃，互相摩擦，飒飒作响。伴着这树叶摩擦声音的，常常都是细小的亲吻声。是

的，这幽暗而又深邃的树林，正是江都大学的学生情侣们偷偷幽会的最好场所，这片江滩也被学生们戏称为情人滩，这片小树林被称为了情人林。

情人滩与情人林给学生带来了一个私会的场地，但却苦了打扫清洁的大妈。那位身体肥胖的大妈总是抱怨在扫除花花绿绿的糖果纸零食包装同时，常常还会发现无数污秽的纸巾与避孕套。

九月的天气很是燥热，空气就像是凝固了一般，四处都散播着烦闷的心情。

不过，在这情人林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一对对情侣倚靠着很难承受双人重量的小树，卿卿我我，浓情蜜意着。几乎凝滞的空气中，满是荷尔蒙与肾上腺素的味道，如果现在就算天降暴雨，也不



会驱散这里的爱侣们。

不过？如果真的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这里的情侣们会作鸟兽散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果然一场暴雨在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来临了。

这场雨来得是如此突然，没有闪电，更没有雷声，只是突然就听到了雨点敲在树叶上，发出的沙沙的响声。先还以为是风声，但当树林里的情人们发现透过树叶滴落在身上的雨点越来越稠密时，纷纷选择了逃离这给他们带来欢愉的情人林。

不过，也有人没有离开这里。这是一对太过于忘我的情侣，他们选择的这个地方，是在靠近公路的树林边缘。这里有一座旱桥，他们正好躲在了旱桥下，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场来得如此突然的阵雨。直到身边掠过阵阵寒意，依偎在爱侣怀中的那个女生才嘤哼一声，娇喘着说：“亲爱的，下雨了，好冷……”

这男生也够体贴，立刻就揽紧了怀抱，紧紧抱住了她微微起伏的身体，嘴唇贴在她的耳朵旁说：“别怕，有我呢。”

旱桥上偶尔会有几辆汽车飞快地行驶而过，摇曳的车灯正好会快速地扫过旱桥下的那片江滩。

那个女生满意地用嘴唇寻找着对方的嘴唇，没有费太大的力，她就成功地将自己柔软的舌头伸进了爱人的牙缝中，两条肆意的舌头立

刻纠缠在了一起，相互疯狂地厮磨啃咬，情浓得让彼此透不过气来。

男生的手并不老实，不停地在女朋友的身上游移往来，寻找着可能的突破口。可女生似乎还存有最后的矜持，她始终不让男友将手伸进自己的禁区。在这爱意满溢的雨夜中，这在接近徒劳的反抗中，她终于有些恼怒地将嘴唇离开了对方，狠狠地说：“不要……不要这样……”

当她的嘴唇离开了对方时，她的眼睛正好望向了对面的江滩。这时，一辆飞驰而过的汽车呼啸着驶过，摇晃的车灯射过江滩，旋即消失。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瞬间，这女生看见那东西。她的喉头一阵发甜，背上的根根汗毛瞬间倒立起来，一丝冰凉的汗从毛孔中喷薄而出，立刻浸润湿透了她贴身的小衣。她的身体颤抖着，不住地颤抖着，仿佛痉挛抽搐。

她身体的反常被搂抱着她的爱人体会到了，他关切地问：“宝贝，你怎么了？”

她的喉头涌动着，却如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紧紧锢着，令她说不出话来。她只能伸出手指，指向了那漆黑得如墨一般的黑暗。手臂摇晃，手指颤抖。

男生疑惑地松开怀抱，转过身来。面对着黑黢黢的夜色，还有不间断的雨声，他摊了摊手，说：“怎么了？什么也没有啊……”





这时，又一辆汽车呼啸而过，车灯掠过江滩，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他也看到了那东西。他全身的肌肉顿时紧缩，一个激灵透过了他的身体。他目瞪口呆，浑身颤栗。

那是一个湿淋淋的身躯，仿佛刚从水里捞起来。浑身浮肿，比常人肿胀了好几倍。他的脸在车灯摇曳而过的灯光中，显得苍白，白得让人体会不到一点生命的气息。是被水泡得发白的吧？这男生想起了小时候看到的浮尸，就是这个样子，手指粗得像萝卜一样，关节如一圈一圈的藕节，嘴唇向外翻出，露出残缺的牙齿，一瓣一瓣，呲牙咧嘴。

这个湿淋淋的身躯移动着步伐，缓慢，摇晃……渐渐向早桥下的这一对男女走来，笨拙的身体一步步踏在江滩上的沙子上，却没有留下脚印，只余下两串湿漉漉的水渍。

这身躯，如一条鬼魅般的黑影，越来越靠近早桥。这对惊慌失措的爱侣想要逃跑，可巨大的惊悚却像个一根看不见的绳索，套住了他们的腿，令他们一步也不能移动。

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黑影的逼近，越来越近……

男生张大了嘴想要惊声尖叫，可当他张开嘴时，这黑影已经飘到了他的身边，伸出了蒲扇一般的巨手，伸向了他的咽喉。冰冷，柔软，腐烂的气息扑面而来。他还没来得及叫出声来，已经感到

了死亡的阴影笼罩了他的全身。一丝一丝的寒冷，缓慢席卷他的全身。眼皮像是挂上了铅袋，不争气地合拢在一起，他听见了自己的喉骨发出细微的破裂声，气管慢慢闭合，他的身体渐渐无力地瘫软在地上。

女生睁大了眼睛，就这样眼看着自己的男友被这黑影蒲扇般的巨手掐断了喉咙。她想要尖叫，可她却发不出声音。她感觉自己已经崩溃了，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两只脚如同灌了铅，一步也不能移动。她抬起了头，看到这黑影转过身来，一双深陷在漆黑眼眶中的眼睛散发出了绿幽幽的光。

一汪乌黑的鲜血从眼眶旁倾泻而出，瞬间布满了他整个脸颊。他看见这女生的眼睛，咧开嘴，露出了他残缺不整的牙床，粉红色的喉头急促地涌动着，眼中露出了淫亵的光芒。

女生双腿打着摆子，浑身颤栗。她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扑通，扑通，越来越急促，急促得她的胸腔不能承受。

她感觉自己的心脏就要爆裂，她无法控制，她的一根根血管正变得越来越脆弱，仿佛有一柄重锤在狠狠敲击她的心脏，她的脆弱的心脏。

她看着这黑影咧开的大嘴，正滴淌着不可知的莫名的粘稠液体，她感到胃液正缓慢上涌。她张开了嘴，有浓稠的东西正慢慢从胸腔里



上涌到了喉咙。她咬紧了牙缝，可这东西还是喷薄而出，倾泻在了地上。嘴唇只留下了甜甜而又腥臊的余味，是鲜血！

她忍不住浑身发抖，身体摇晃，她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有无数细小的星星在盘旋。

无法呼吸！快无法呼吸了！

她嚤哼一声，然后身体无可救药地倒在了地上。她只知道自己的身体正在慢慢变得冰冷，她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那条黑影明明没有触碰到自己的身体，可为什么还会这样？难道是自己被这黑影活活吓死吗？

她再也没有更多的想法了，因为，她的身体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凉的尸体，就躺在这雨夜江滩旁的早桥下。

这江滩的名字叫情人滩，江滩旁的那片密密麻麻的小树林名字叫情人林。

## 01

“讨厌，晓叶，你吓死我了！”陈可儿嘟着一张粉脸，不满地叫了起来。

沈晓叶嘻嘻一笑，说：“这是我刚刚才现编的一个鬼故事。”

“那……那条黑影到底是什么呢？”陈可儿虽然害怕，但是还是想知道鬼故事里最神秘的那条黑影究竟是什么。

“水鬼……”沈晓叶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下来，声音仿佛来自于遥远不可知的空间，这不由得令陈可儿浑身一个激灵，全身上下觉得毛骨悚然。

“知道吗？二十年前修建我们这所江都大学时，正好碰到了五十年难遇的洪水，水位上涨得很快。那片江滩是一个回水湾，上游冲下来的东西都会在这回水湾里转上一圈才会冲出去。那段时间，在这江滩上，常常会冲上来上游下来的浮尸。浮尸显身后，都是由在场的民工就地挖个深坑埋掉。所以我们这里的这个情人滩下，藏着无数的尸体，都是那一年葬身于洪水之灾的罹难者。”沈晓叶面无表情地继续说道。

“晓叶，你别说了，我害怕……”陈可儿躲在毛毯里叫了起来。虽然现在还是九月，天气燥热得让人心烦，可她在床上却依然瑟瑟发抖。

“嘿嘿，”沈晓叶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你还想知道那一男一女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吗？”

“不，我才不要听呢。”陈可儿慌忙把MP3的耳机塞进了耳朵中，周杰伦七里香的声浪立刻掩住了沈晓叶的话语。

不过，沈晓叶还是没有停止她的故事。她走到了陈可儿身边，伸手将陈可儿耳朵里塞着的耳机拔了出来，阴恻恻地，仿佛暗夜里的巫







最推理

ENIGMA MAGAZINE

